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 彝子常叅閱

趙侍御文集

疏

趙 錦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論劾相嵩

世廟時有一本兵名趙錦者以咸寧侯黨抵罪免官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  
此又一略端也乃臺中蓋同時人  
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大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陛下修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

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爲陛下陳之。伏讀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

于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筭。

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

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

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

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王言。備

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成祖之

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

竊之計。爲得之。夫若人多無專責。則國家之大事。誰

此則防壅

其什之官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

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寔以失矣。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

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

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人則願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

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

今據司上章皆其明

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

初蓋始于此也

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

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

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

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

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皇明經世編

趙侍御集

卷之一

論劾嵩四

平露堂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陛下之所熟聞。無俟

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諛，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

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

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

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 朝廷使

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

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代

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筭而立心之

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

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

信竊意 聖心必以爲嵩有可用之賢而無關於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殲緞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掎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

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

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陛下

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主上因一

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  
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于天變洪範有曰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  
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  
頃深息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  
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  
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  
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

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必命而紓陛下宵旰之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掊剋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常功。罰不常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罔

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克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高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



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陛下，故人目爲姦邪。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陛下明矣。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干雷霆之威，夙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况御史何維栢等飾經論嵩，彼又將

誰爲乎。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

遣侍

相上

此語得

肯施

總疏可

缺茲意

其有

曲爲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陛下

主使也

越

被逮

秋責爲民

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

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

爲議處重兵以安地方事

罷設鎮  
江總兵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  
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  
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

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俟間。流剽商舶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防江一事誠於鎮江儀真。題奉 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克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真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

捕寫勅并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  
奏取回別用欽此。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里言  
出爲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  
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  
間。愜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嘉靖十  
九年。秦璠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蒼黃失措。欲復設總兵官  
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  
定員。而遽調淮大通泰等衛官軍以防備守。徵派蘇

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招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爲 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自是觀之不煩更

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大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大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

飢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招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爲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宐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

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  
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  
臣愚所謂總兵之不空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有  
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以爲罷之便  
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  
分責而追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  
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  
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一取回別用淮大  
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力不至於



重困矣。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獨積逋  
寬重役

臣竊見直隸淮安府至於山東兗州府一帶地方人  
民流竄田地荒蕪千里蕭條鞠爲茂草其官吏則相  
與咨嗟嘆息或遂棄職而逃其驛傳則相與隱匿逃  
避或至沮滯命使其僅存之民則愁苦憔悴而若不  
能爲之朝夕日甚一日莫可底止臣嘗詢之父老其  
故有二、一曰積逋、二曰重役、何謂積逋先年水旱不  
時。飢饉繼作。民多就食於外。而有司不能奏請蠲其

租稅歲復一歲逋負漸多。雖有懷土之心。而其勢不能復歸。此積逋之爲累也。何謂重役。其地人民素稀。物產旣薄。而獨當天下之通衢。漕運之孔道。船頭馬戶。旣無以異於他郡。而看洪守閘引泉撈淺。接遞供應等役。則爲獨繁。此重役之爲累也。賦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亡旣多。而賦役無所於出。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賠納。賠納旣多。則逃亡益衆。逃亡益衆。則賠納愈多。田地

之荒蕪者。日甚不治。而公家之賦稅。日益不給矣。前此一二有司。固嘗處置牛具種子。設法以招徠之。然復業者。晨至而里排暮聚其門。耕稼之所得。不足以當賦役之所出。於是歸者復逃。而逃者不歸。其不幸而爲有司所得。則徃徃自經於溝瀆之中。而莫之恤。孟子所謂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幾萬人矣。孰非陛下之赤子。而流離困苦。至於此極。陛下忍聞之乎。臣愚以爲今日之計。惟有蠲其積逋。寬其重役。然後可以招徠。欲歸之民。安戢未散。

之舉。臣請於前項地方。除見戶拖欠者。照舊酌量帶徵。其餘過戶錢糧。若一槩追求。徒足以驅逐見在之民。而其勢終不能完納。空查照景泰三年事例。暫與蠲除。待後復業開墾成熟。然後以次陞科抵補。其關夫。洪夫。泉夫。淺夫。壩夫等役。則皆爲漕運而設也。漕運天下之大計。而使一方罷弊之民。獨任其役。揆之人情。誠爲未堪。臣請於漕運四百萬之內。每石加派銀二分。每歲隨二四銀兩俱解。漕運都御史類途河道衙門。聽候雇募夫役支用。庶幾衆輕易舉。不至偏

累。但前項夫役募之終歲而役之曾不踰時。有事於  
運船方至之時而空閒於運船已過之後似亦有可  
以議處者。查得徐呂二洪人夫近該都御史何鰲題  
准運船方至則運其全運船已過則運其半。運事不  
廢而民力大省。各該開壩泉淺等夫固與之同事而  
一體者。倘其法可推之以通行是亦節省民力之一  
端也。臣伏讀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遊亡人戶  
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飢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  
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來歸之願奈何

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就令認賠  
拖欠稅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  
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靠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  
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無田小  
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  
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  
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  
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  
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

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白田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於是故德阻於下窳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爲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專勅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移開墾荒蕪悉遵詔令施行至於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

俱聽便特設一官則事有專責而小地亦易聲勢也恐處置二年之後果有成効量加俸給而仍典地。方各官不合或旋設而旋罷。議之不。能。成。功。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於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沮恪廢弛。 陛

下仁心仁政於是乎可以覆被於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所以中興六郡薦飢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况淮徐於南京根本之地則爲畿甸於鳳陽陵寢之所則爲唇齒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被海易於負固其民悍勇好鬪易與爲非考之於古若黃巢紅



巾之翼。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克盧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少克。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時。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爲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厯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爲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爲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夷考其法。則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  
檢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即  
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弊流亡故，民得安其  
居業。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於未形，亦  
可以裕財於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國家基本之  
深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越侍御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一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參閱

南宮奏議

疏

徐學謨

題議處宗藩事宜疏 議處宗藩

臣等看得天下之弊恒生於暗而徹於顯蓋暗地易欺而顯處難惑也頃年各王府差來奏事人員據禁

例甚嚴、不許在京潛住、所以杜打點之路、絕夤緣之端也、但彼皆走京慣役、若勾當未見分明、必不肯恣然委而去之、以故一入京來、卽徂伏於熟識之家、潛踪密跡、往來偵探、吏書固挾之、而誑索、本役亦藉是以影侵、上下勢睽、隱微情隔、宗室之困累、多繇於此、本部近來、遇有奏抄疑礙、卽出示諭令奏役、面與審決、一時事體、頗覺簡便、積贖無復稽留、今該司又有亟爲湔剔之議、委宜加意疏通、使積習之一洗、隨事劑量、必洞達而易知、而檢牘者又持之以公、濟之以

決庶幾奸由明燭事以敏成宗室之耗費日減而  
皇上展親睦族之意或可少助於苗一矣今將應議  
事宜開列上請伏乞裁定容臣等刊刻成書頒布各  
藩永爲遵守

計開

一議疏通壅滯臣等查得萬曆二年該本部題准各  
王府奏請名封婚禮等項凡不係單本具題者定以  
按季類題事規畫一疑無復耽延停閣之弊矣然謂  
按季者必在本季奏到卽于季終題覆然後可以示

信于各宗也。本部近行俱前季奏到，直至下季方與

題奏遠近之間，奸人因而上下其手，宗

查明類題，兩季之間相隔日久，甚至有前季之孟月

空之費不費矣。

到者，亦待下季查題。一時文牘填委，能保無遺亡隱

匿之虞乎。以故各府差來人役，未見分曉，慮無以歸

報本宗，不得不潛住守候。又不敢面稟催行，衙門吏

書利其守候之久，既易于勒詐，而原差人役亦借守

候之名，消耗使費，可以誑惑本宗。上下蒙蔽，內外隔

絕，卽本部刻意振刷，亦不能杜塞弊竇。各宗柰何不

日就貧乏也。今後除係親郡王等奏，應單本具題者，

仍照例于五日內題行外其將軍以下名封等項奏結于本日到部亦卽付該司次日通與查對一面行查宗人府奏報限三日內回覆其間應題應勘應立案者定于十日以裏先行揭示本部門首諭令通知其有可疑者隨喚本役赴本部當面查審許令申訴情繇毋爲吏胥阻抑如無違碍本部約於本季仲月奏結到齊者卽在季終題覆如季終方到查覈不及者始案候至下季查題通計一年之內定以四次題覆不得過踰期限奉旨之後卽付精膳司填發勘

合就令本役領回。蓋事已完結。無賄可通。無嫌可避。較之轉發與各衙門差役順齋。尤爲快便也。仍通行各王府。凡有奏請事情。止差謹慎員役一人。齋本與結到部。不過十日內。曉然明白。不出三月外。題請定奪。違例者決不可倖得。合例者決不致稽遲簡便易行。打點何益。庶壅滯可通。而積弊漸釐矣。

一議取具證驗。臣等看得各王府奏結到部。責成該司專官查覈。較之往昔。倍加詳慎。其間來歷。如父母封位。及成婚選妾緣由。逐一比對相同。方敢據實題



請而本部所執以憑信者，不過節年題稿勘合底數，及收貯玉冊宗人府奏報而已矣。近年收掌頗全類多可考，而隆慶以前，則多有泡爛無存，或開載未備者。萬一較對稍有異同，行之則啟僥倖之門，寢之則滋抑勒之弊，其勢不得不行查勘。一經發勘，往返經年，以致走差棍徒，因而藉口，轉展爲奸。即使勘明具題，而各宗所費，已不貲矣。况有勘而未明者，往往廢閣，本部終屬遲疑。各宗不勝怨懟，豈所以仰體 朝廷敦睦之至意乎。夫親郡王以下，凡賜名授封成婚

各有敕書。有誥命。有勘合底劄。及印信批文。可據有一於此。皆可順齋而至。以備證驗者也。合無通行各王府。以本年秋季爲始。凡遇奏請之期。果有所藏。敕誥或勘合等件。于奏內事情關係緊要者。各粘表堅厚。封付齋奏人員。順帶來京。以備質對。除本部冊稿俱全。先自查對明白。別無疑礙者。不必取驗外。如有底案殘缺。查理未明事件。卽出示令原役齋赴本部。以爲證據。驗其果足憑信。卽與明白具題。旣可免行查勘。不致往來煩費。且因藉以登記未備。

為他日名封之考庶省事省費為便益宗室之一端也。以此為證補文案之內有一

一議稽查結勘臣等看得各王府奏請事件本部一

有題行填發勘合必由本布政司轉行各府故宗室有來歷未明本部遽難題覆者例行布政司查勘謂其為喉舌之司歷年底勘具在可以正各宗之訛而

本部所從取信者也但該司總理紛雜事干宗室雖

凡文移之取勘結者大抵止應故事比申而已其

其職掌所關而勢不暇細管則往往視為緩圖一經

費則倍之而情實漫沒如故也

行勘輒逾年不報報則祇據長史司申呈付吏磨寫

以了前件。任其彌縫掩護。而於本宗情實漫無可否。信之則妨法。不信則傷體。本部未免再駁。再駁而回。覆如故。終無實報。事有難于具題者。卽寢閣之矣。其於本宗。真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今後嚴行各布政司。務要備查節年勘合號數。及各宗來歷。逐一整理。攢造文冊。用印鈐蓋收貯。如授封成婚生年月日等項。自親郡王而下。宗支世次。犁然明備。每遇有本部行勘。及撫按官查覈事件。一一取其素所登記者。親自簡對明確。仍依期限。據實具結繳報。合例者。

明開若何來歷。本部卽與具題。違例者明開若何情弊。本部因而停止。其長史司等申呈。不過取以備照。不得盡以爲據。則冒濫者無所容。而貧宗亦不受抑滯之苦。庶職掌旣明。而覈勘得實矣。

一議奏請選婚。臣等看得宗室選婚。乃人道之最重

——選婚之一事。無大關係。而題奏艱難。以致宗人過

者。題請稍遲。則婚嫁愆期。多致怨曠。故新議條例。過

貴及違例紛紛。良爲非便。

期年限。視名封爲少寬。而布政司文結。且免其復具矣。惟巡按官覈奏無礙。方與查題。爲其職司風紀。查勘嚴明。其奏良足憑也。而王奏與長史等結。例不可

少但巡按官俱先行長史教授查覈既明而後具奏。則巡奏所係至重。而王奏亦在其中矣。今有巡奏已至。復以王奏與結未全。每每停候。遲之歲月。不卽查題。以致宗衆過期愈久。或甘蹈擅婚之禁而不顧者。較之齊民反多失所。其情甚可憫也。合無今後宗室選婚。除王奏與結先到。而巡奏未到者。照例案候行催外。如巡奏已到。雖王奏與結未齊。本部先與查覈。叅之冊稿。來歷相同。別無違礙者。卽與題授封號。隨發勘合。行令成婚。不復久待。致失婚姻之時。容臣等

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官凡遇宗室選婚事件務要作速勘明每于季中孟月先王奏與結而奏到母得少爲遲緩則今日之配偶以正不致犯過期擅婚之禁而他日之子女名封庶可無違例之愆矣。

題正親王妾冒封繼妃疏

王妃封號

本部題覆衡府寧陽王載堉奏辯王爵等因奉 聖旨該藩襲爵倫序據牒冊題例既已開載明悉不必行查載封仍准冊封載堉匿情妄奏且不究親王妾應否封爲繼妃還查明改正行本部查得 大明會

典弘治四年定親王庶子受封其母始封夫人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准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爲次妃仍照例請 敕知會不給 詔命冠服及裁減身後祭墓又查得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內該蜀王宣圻奏乞封生母林氏爲繼妃該本部查議林氏先封爲次妃今復奏乞改爲繼妃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內一款請封生母親王生母封爲繼妃郡王生母封爲次



妃止於請。敕知會，不給。誥命冠服，身後裁革祭  
壑，情制兩盡，無容議矣。今後請封生母者，悉照此例。  
養母庶母，不得一槩奏乞。臣等看得，爲政莫先于正  
名。請封生母，雖人子至情，而稱名之際，尤宜致審。按  
親王庶子受封，其母止封夫人。此會典舊例也。其後  
始議親王襲封，而嫡妃不存，其生母應封夫人者，已  
准封次妃矣。又其後緣蜀王宣圻之請，其生母應封  
次妃者，又加封爲繼妃矣。因而載入條例，遂爲故事。  
夫繼之云者，絕而復續之謂也。如魯惠公元妃卒而

繼室以聲子爲隱公之母是也。今制正妃故而遵例  
繼選者方謂之繼妃。以所生母而稱之曰繼。豈所謂  
名之正而言之順乎。此衡府寧陽王之擬嫡擠兄爭  
端所由起矣。考之典禮委爲未妥。既經該司查有次  
妃事例相應遵奉。今後親王生母止照正德年間例  
許進封次妃。不得仍前濫請繼妃封號。以爲定例。再  
照禮有隆有殺。不當隆而隆。與不當殺而殺者。其失  
均也。今親郡王正配生前授封爲妃者。身後例得賜  
祭。無容議矣。其以子貴封妃者。名號原奉欽依。先年

節經題議止爲其與遣官冊封者不同故祭典量爲  
裁減耳。至四十四年條例則已一槩裁革矣。夫以夫  
淑恭宜人等例俱與祭一壇而進封爲妃者其子見  
居王爵反不得一霑恩祭似非所以通人情而廣孝  
思也。此又條例之不得殺而殺者。查得本部見行事  
例凡郡王長子未封先故其夫人以子襲王加封爲  
妃者亦以未經遣官冊封身後止照原封夫人例與  
祭一壇合無今後親郡王生母除追封者不得請祭  
外其生前加封爲次妃者身後祭典比照前例量給

與祭一壇以示優體、乃爲制之中、俱應查正改入條例、惟復別賜定奪、

題酌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查得河南地方、在開封則有周府、在彰德懷慶則有趙府鄭府、在南陽汝寧則有唐府崇府、在河南禹州則有萬安建德等府、見在親王五位、郡王八十位、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并無名無祿共至六千八百九十餘位、是天下藩封之多、未有如河南者、除趙鄭唐崇四府并萬安等府宗儀不多、祿糧足用外、惟周

府宗儀衆至五千餘位，歲支祿銀數至二十二萬餘兩，其額派祿銀止六萬五千餘兩，餘俱取之商稅拋荒，但河南路當衝繁，差役比各省獨重，而脩河之費，又他省所無，每年額辦起運京邊銀一百餘萬，正改兌米三十八萬，有司嚴刑催比，尚不能如期盡完，若再責以存留，使之無欠，其勢萬萬不能，近因清丈，雖查出廢府還官及官塘陂堰等地共約銀一萬七千然，歲值凶荒，一時遽難湊給，今奉恩詔，嚴行該司搜括，放過周府宗儀萬曆十年春夏二季共銀一十一

萬三千七百餘兩。又補過建德等府萬曆元年至十年止。每年各冬季共銀三千三百二十六兩。該司庫藏已竭。仍欠周府宗儀十年秋冬二季銀一十餘萬。無從湊處。夫人生一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飢。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况宗室數千餘位。坐食一城。別無資生之策。使之飢餓於土地。能保其不爲變哉。今該司議欲奏留前項贓罰曆日民壯防大事例納班及兌軍扣留等銀共九萬六千六百餘兩。以補宗祿不敷之數。誠非得已。臣等又惟帝王之

治以萬物得所爲極致。以一夫不獲爲已辜。今河南無祿宗室共至一千八百餘位。豈特一夫已耶。伏乞皇上憫念宗室困極。糧祿難處。敕下戶部將前銀免行解部。留司補祿。候年終造冊奏繳。仍乞自今爲始永爲定例。其無名無祿宗室并議養贍。鈐束自便之法。庶宗室不致失所。永霑浩蕩之恩於無窮矣。然此特一時權宜之計。非萬世經久之策。蓋地方生財止有此數。今河南地不改闢。民不加多。而宗室之瓜。踈綿衍繁盛。視國初時則不啻萬倍。猶欲以畫一之

財供萬倍之用。其勢必至於困詘而無措。嘗考之前代。周室時庸展親。蓼蕭行葦。何其忠厚之至。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故踈之也。蓋五世祖免。六世親屬竭矣。仲尼憲章文武。非不知尊位重祿。所以勸親。而又首云親親之殺者。豈故悖文武之道哉。良由禮之所生。其勢不得不殺耳。漢初尊王子弟。尾大幾不掉矣。迨元朔下推恩之命。而藩國自折。宋初宗室居聚食京師。至熙寧袒免以下。不復賜名。而糜費漸省。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更化而能善治者。臣又嘗



考之國初。高皇帝稽古定制。封建宗藩。誠盡制盡  
倫。萬世莫及矣。然於親王封祿。在洪武八年。則定各  
五萬石。在洪武二十八年。則減爲一萬石。是高皇  
帝時。於二十年間。猶不能不爲變通之術。以救極重  
之勢。况至今二百餘年。天派益繁。賦稅益訕。民力益  
困。尚可膠柱鼓瑟。而不爲一變通哉。臣智識短淺。不  
敢爲無稽之言。卷查先准禮部咨該禮科都給事中  
何起鳴。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本部儀制司郎中戚元  
佐等。條陳宗藩事宜。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

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卽節其祿秩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農賈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王親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一體糾劾者有謂稍踈同姓之禁如奉國中尉以下但令記名玉牒不必給以祿米聽其自便如有才能超邁者推廣祖訓宗人府具以名聞之

意許其一體應試。比照王親事例，外任効勞，其或驕縱不法，卽以凡民之罪罪之者，有謂量裁異姓之親，如將軍以下宗女宗孀，止給冠服嫁資，聽其自便，不必給以廩祿，以奪宗藩之食者，有謂限封爵，如親王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郡王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酌量親疎，遞給婚

娶治生資本、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科甲者比照王親事例、任以外官、如有入仕失職、及業四民而犯法、一以有司之法齊之者、切詳諸臣之言、雖不無一二過中要皆抱徙薪之憂、破拘攣之見、而爲國家建經久之計者、縱使親王郡王、一時未可輕議、而將軍中尉以下、及郡縣主君儀賓、亦宜稍爲限制、况非驟更以裁其見在、而惟定制以限其將來、且又開之以資生之路、導之以登俊之途、則宗室未有不樂從者、欲求通變之

宜。臣恐計無出此。伏乞 皇上特加軫念，敕下禮部會同九卿六科十三道，逐一從長計議，斟酌損益，務求妥當。上請宸斷，賜之施行。實宗社生民萬萬年無疆之福也。若復踵習故常，臣恐財用日匱，宗室日繁，將來流離困苦之狀，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然制祿者，朝廷惇睦之仁，節用者，宗室自裕之計。今各宗祿糧未支，先已借貸。一領到手，俱歸債主。究其所以非爲酒食燕遊之費，則爲賭博淫蕩之資。在有司取之盡錙銖，在各宗用之如泥沙。良可哀已。伏乞

天語叮嚀省諭各王府宗室上體朝廷經費之艱下念小民出辦之苦加意樽節則祿之厚者一季即可充一歲之用祿之薄者一位亦可供一家之養尚何失所之憂哉臣等所慮獨恐人懷因循之見而不思爲久遠之計事多掣肘之虞而不肯爲通變之舉致使諸臣有條議之美而不得行。皇上有恤宗之心而不得遂。此臣等所大慮也。蓋臣等竊見嘉靖中采言官議。敕下各王府聽其自陳。而有至有不至。卒不免於道。倘築舍之誚。今聖明在上。煥發德音。

下部會議。此誠千載一時已。設復有如前遷延不決。則自茲以往。雖十輩言之。亦竟何益哉。且世之所以不肯舉行者。其說有二。一謂各宗仰食已久。驟而減之。則資生之難。一謂封城禁例甚嚴。驟而寬之。則鈐束之難。而不知天下之事。有不得不然者。卽於人情事體。一時或有未便。而久之當自有帖然服者。臣請得畢其愚。今之宗藩安享祿秩。亦云逸矣。然而請名有奏。請封有奏。請婚有奏。貧宗庶孽。不得以時陳乞。此之廢祿所給大抵如此當一不合例。有終身不得名且封者。有私相婚配而不

黃宗奏請之狀

敢以聞者。縱使得祿。已不勝其煩擾矣。矧徒擁祿糧之虛名。而緩急無賴。其飢寒窘迫之狀。又有難於盡述者耶。今天下大矣。民生其間何限。上之人不聞家給而人予之。而相生相養者。以其各有營業而生計不窮也。今試出令曰。寬若禁。聽若自爲生。有不欣然樂從者乎。夫今之宗藩。得以恣睢橫行。而有司莫敢問者。以其名爲宗人耳。試定之以五服之制。是朝廷之上。業已踈之。而與齊民等矣。卽有疆愆不逞。違犯法令者。有司以三尺繩之。彼將若之何。臣固以爲



可無慮也。然非臣等敢爲紛更之說也。嘗伏讀祖訓有曰：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在郡王尚可減，則自此而下益可知矣。又曰：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夫既可。以仕，則自仕而外，益可知矣。今卽斷而行之，不過善推祖宗之意而已。而何紛更之有哉。夫天下之事，言之於無事之時，則見以爲迂。言之於旣壞之後，又緩而無救於亂。今宗藩之敝極矣，其當處也亟矣。卽使

於今不行。數十年後亦自有行之者。然必待其勢窮  
理極。萬一生變。至於潰敗而不可收拾。雖欲議之。不  
亦晚哉。蓋昔者晁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請削地以  
尊京師。計畫始行。卒受大戮。今天下孰不知宗藩之  
敝。所當亟弼。乃今日定一例。明日更一例。不日姑待  
數年。則曰行各王府自議。逡巡觀望。苟旦夕無事。而  
如前之策。卒未舉行。得非懼首事之誅。而以晁錯爲  
戒耳。今臣等過計。不敢爲因仍苟且之見。而惟舉更  
化善治之圖。惓惓爲  皇上請之者。以爲欲貽宗社

久遠之謀。國家治安之計。無出於此。且能先其大者。而區區節目。又可類而推矣。倘言而有利於國家。卽被晁錯之誅。所不恤也。

題革衍聖公女樂疏

衍聖公女樂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咨稱。看得倡優雜用原係前代陋習。以故衍聖公府女戶樂戶一向開在載籍。洪武元年開創之初。中書行省未暇詳議。將前項女戶二十六戶照舊存

縣公爲查覓

設原係沿習其舊。並非祖宗特恩創與。洪武末年都

御史顧佐題准將官妓女樂盡行革去。公私典禮宴會不得雜用。一時風俗爲之肅清。行之至今無敢犯者。獨公府女戶樂戶相沿已久。未經釐正。以致凡遇宴會俱用女樂供應。即使全無狎昵之私。亦非君子遠嫌之道。相應將前所存女戶二十六戶盡行查革。以後不許濫用。每年進賀表文等項止用該府鼓吹人役供應。庶仰體先聖貽謀之心。遠洗前代燕狎之習。其於崇德報功之典益粹乎不容議矣。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等咨稱。衍聖公

府女樂二十六戶。創自歷代。爲供林廟灑掃之用。非因宴會而設。議將裁革。盡歸有司。附籍收差。其林廟灑掃等役。聽於廟戶。內撥用一節。爲照禮制之因革。視事理之當否。衍聖公府原用女樂二十六戶。據稱始於前代。國朝開創之初。未暇釐正。迄今存設如故。雖事屬相沿。而該府與各王府事體不同。况先聖俎此爲饋禮之甚前元之陋習也釐正爲允豆之區。豈可以淫樂相潤。迺孔尚賢時常宴會。輒令此輩供應。則又失乎創制之初意。背戾已甚。委宜裁革。既經撫按官會議前來。相應依擬題請。

題北虜把漢那吉卹典疏

北虜卹典

祠祭清吏司案呈該禮科抄出總督宣大山西等處  
地方都御史鄭洛題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道右叅  
政鄧林等會呈順義王俺答嫡孫把漢那吉原授昭  
勇將軍於本年四月三十日因射牲墮馬跌死已經  
通報外照得本酋先年慕義來降卽成欵貢於今十  
三年矣每見此酋懷戀舊恩戴庇中國情尤切至今  
墮馬暴死誠爲可憫聞虜中各部酋首哭之甚哀而  
其幼妻弱子俱無倚託且本酋原授漢官自有應卹

禮自應優錄

欵貢之冊把漢那吉有大功于中朝卹

之例。合無俯念本酋首款。頗係九邊觀望。乞爲具題  
請卹。仍照武職事例。先將妻子優給。俟其子長成。准  
襲原職。不惟死者樹恩地下。卽衆虜感激輸誠。當永  
永無既矣。臣議照得昭勇將軍指揮使把漢那吉。原  
係已故順義王俺答親孫。先於隆慶四年慕義來降。  
投服中國。以致俺答執叛贖孫。竭誠臣順。隆慶五年  
朝廷俯從督撫之請。開其貢市之路。迄今十有三載。  
封虜又成再世。關塞無烽火之警。疆場著脩守之績。  
初則收之降城。相沿遂成屬國。揆厥首事。咸自本酋。

迺溘焉物故忠順克終近據封虜通官回自虜巢俱稱遠近酋長哭之甚哀其新封順義乞慶哈及酋長恰台吉並其妻把漢比妓俱差人赴臣督撫衙門報訃乞哀情詞甚懇臣查復得遼東開原屬夷王台生前効順老病身死荷蒙 聖慈俯從督撫之請曾頒諭祭今把漢那吉之死與王台相同而其慕義臣服肇基貢市視之王台功忠尤茂伏乞 敕下禮兵二部再加酌議合無憫念把漢那吉臣服首事之誠十三年忠順無替之績比照遼東屬夷王台事例賜之



卹典少從優厚。容臣將本齒年例貢馬賞賚。姑免開除。准其幼子頂補。俟其長成。另請承襲。以示天朝曠蕩之恩。庶下慰夷情。上尊國體。不惟褒死者忠順於已往。亦以勵生者効順於將來矣。臣部查得大明會典。凡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每名欽賜綵段二表裏。降真香一炷。備祭。仍敕一道。撫諭各夷。又查得萬曆十年十月內。屬夷都督王台病故。該遼東總督鎮撫官尚書吳允等題乞要查例優卹。量請加恩。該本部覆題給與辦祭綵段四表裏。合無比照

屬夷王台事例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內府  
承運庫關領辦祭綵段四表裏順天府買辦降真香  
一炷工部取扛箱仍請 敕書一道撫諭各夷令其  
致祭再照本酋首先慕義納款來歸貢市盟堅祖孫  
固結者三世遼疆警息士馬騰嬉者十年比之屬夷  
王台其忠順殆有過之所據少從優厚似亦相應臣  
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